



过海日记

蒋子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蒋子龙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过海日记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044884



1044884

过海日记

蒋子龙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×960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2插页 121千字

1983年10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21,101—35100册

书号：10355·286 定价：平装本1.15元

压膜本1.55元

引 子

应邀赴洛杉矶参加中美作家会议，会后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组成了：团长冯牧，副团长吴强，团员有李准、李瑛、张洁和我，还有一名翻译和一名秘书。

当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，中国作家协会的几位负责人到机场送行。有位老诗人在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，见我的头发没有认真梳理，有几根还竖了起来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，替我拢了几下头发，说：“三十多年来，你们是第一个正式访问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一行八人，正好是‘八仙过海’……”

诗人的联想果然是丰富而又奇特，我何不借他的戏言，就把访美期间信笔记下的一些感想，称之为《过海日记》呢？

九月十五日

香港不过如此

今天中午，到达了香港——这个以其特殊的政治背景、历史背景和经济结构闻名于世的城市。一走下飞机，立刻觉得身上粘糊糊、潮漉漉的，天空灰沉沉，不时会飘下一阵牛毛细雨，却并不凉爽，气温闷热得叫人喘气都感到困难。我生性怕热不怕冷，今年命运却格外照顾我，三个月中让我过了三个夏天：六月下旬去庐山，下山后饱尝了火炉南昌的滋味，做为北方人过早地享受了盛夏的煎熬，患了热伤风，急忙逃回天津。舒服了不到半个月，北方也进入了盛夏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七、八月，到九月中旬京津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了，CA103航机飞行了三个半小时，又把我送回了三伏天。今年可算是出差多、出汗多、出作品少喽！

下午和晚上抽空看了香港的市容和夜景，这个城市拥挤得象一个打足气的皮球，仿佛一碰就要爆裂。有些房屋向高空发展，如同石柱一般，一根

根指向云间。然而，很高的建筑也并不多。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窗户外面都挂一个空调器，象蜂窝一样，着实不算好看。

香港——据朋友讲是因过去装卸香料而得名，是个香气弥漫的港口。在香港生活过的人亲口向我描述过这个奇特的城市，我也看过一些介绍香港的文字材料和图片，这一切再加上想象，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虚幻般的“香港”。然而，我亲眼看到的香港和原来头脑里的“香港”，大不一样。以中国语言的准确、精巧、机智，几乎无情不可言传。但听景总不如观景。人的思想不同，心情不同，眼光不同，角度不同，对相同的景物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描绘。此一时，香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

香港并不太“香”！也不很“港”（指洋气、时髦、与众不同等等）。街道甚至称不上干净，没有明显的个性特征。谁能用一两句话说出它最突出的标志和独一无二的特点呢？没有特色正是香港的特色。它是个大自由市场，世界经济的哈哈镜，历史风雨的寒暑表。大街上商店多，书店少，报社多，在世界上同等规模的城市里也许是出版报纸最多的一个地方。

大街上贴着巨幅标语：“请投×××一票！”

竞选者的大幅印刷照片贴得满街都是。广告为政治服务，用经商的办法搞政治。不知这样一来，×××是不是真能多得一些选票？赛马场凯旋餐厅里的冷气放得过多，餐厅免费为每一个冻得发抖的人提供一条羊毛披肩。热了搞冷，冷了又搞热，可谓穷折腾。望角东部海边有个农副产品市场，很象内地农村的集市。而“瑞晶”酒店里的水晶地板，站在厕所里为顾客开水门、递擦手纸的侍者，使我想起在欧洲见过的豪华饭店。许多刊物的封面和广告画甚为不雅，在街头设摊的报刊小贩专门把这些刊物摆在显眼的地方，以招徕买主。但电视节目里色情的东西极少，倒是大同小异的古装片、打斗片泛滥成灾。有位朋友告诉我，美国的“花花公子”杂志在香港出售需剪去其中最“刺激”的部分，这倒有点出人意外。

亲眼看到的香港是真实的、可信的，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光怪陆离，花花绿绿。也许我没有机会到那样的地方去。有些东西还有其原始的、朴实的一面，如贫民区里在街头卖风味吃食的小摊子，我钻进这种肮脏的、破旧的小胡同里，犹如置身在一个落后的小县城里。

可惜，在我们这个代表团里，大概只有我一个人进行了这种走街串巷式的游逛。有钱的朋友为我

们安排了一次又一次的请客吃饭，然而我对香港的饭菜兴趣并不很大，宁肯去逛大街。傍晚，由望角返回美丽华大酒家，在街头看见了一个奇怪的音乐家，他至少有五十多岁，衣衫不甚整洁，长发披散，好象是在举办露天独奏音乐会，提琴上挂着根电线，接在旁边的一个大喇叭上，使他的乐声能够盖住车辆和行人的喧闹。他身边围着几个人。我以为这是个精神病患者，或者是港式的牛仔、嬉皮士之类的人物在街头寻找刺激，走近一看，音乐家脚下放着个铁罐，铁罐里丢着几枚硬币。原来他是靠音乐行乞。真够新鲜，讨饭也能玩出花样儿。这也算是香港一景吧！

九月十六日

吃，吃，吃！

谁也没有想到，来到香港最大的负担竟是吃饭，把时间和精力全耗在饭桌上了。

吃，吃，吃！今天除去应邀吃了三次饭，什么事情也没干。吃饭——也许是这里进行社交的重要内容。仿佛进饭店的目的不是为了“吃”，而是为了“说”，应酬，客套，没话找话，无尽无休地东拉西

扯。其节奏之慢，着实令人吃惊。我坐在酒席筵前，却很容易想起有些使人昏昏欲睡的马拉松会议，面对精美的食品，犹如在听一个空洞乏味、不知所云的长篇报告。自古以来官场和社交场就是密不可分，因此有许多共同点：过分讲究礼仪而显得造作和不够真诚。缺乏那种真正朋友之间的亲密、自如和随便的气氛。

有些中餐馆故意把餐厅布置得古色古香，招待员根据级别和职务的不同，穿着样式不同的经过洋化和舞台化了的汉族服装。说它“洋化”，人们都可以理解，为什么说它是“舞台化了”的？女侍者上身穿绣花镶边的对襟小袄，下身穿同样颜色的镶边裤，这是从舞台上的“红娘”和“陈白露”的装束上演变过来的。我猜测穿这样的服装有两点意义：一，证明这家饭馆历史悠久；二，不言而喻，这里的饭菜具有真正中国的民族风味。这样的用心是无可厚非的，但有一个疑问：现在中国除去舞台上再也见不到有人穿这种服装了，汉民族为什么只能用怀旧来表现自己的风格，难道就不能从正视现实和创造未来中吸取诗情吗？

饭馆的门口和厅柱上贴着对联、古训，比如：“人杰地灵”、“财源广进”等等。大玻璃柜里用活水养着活鱼、活虾、活蟹，象玩具一样的水在制造

着泉水淙淙的效果，给饭馆增加一点山林野荒的情趣，使人感到舒服和谐。然而真正能产生盎然生机的是饭店里的花草，侍弄得很好，没有枯枝败叶，绿油油滴翠流青。有的摆在桌上，有的吊在头上，有的沿走廊的栏杆攀援而下，有的把大厅装饰成一个花圃。奇怪的是，家家的花草都枝叶繁茂，唯独不见开花。

我在香港的饭店里看到不少具有中国传统的东西，虽然这传统带有一种“港味”，有些甚至搞得不伦不类、不够高雅。但比丢掉了这些传统要好！正因为如此，我在这些饭店用餐，听着民族器乐曲，比坐在号称第一流的“富丽华”三十层楼顶的旋转餐厅里吃自助餐、看香港的夜景、听乐队和歌星的演唱更觉得亲切和舒适。

九月十八日

飞机向东飞，最后却到了西方

中午一时二十分，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七四七脱离了跑道，斜刺里向东北方向的高空钻去。透过舷窗，我突然感到香港城也在倾斜、旋转，一座座突出高大的建筑物象一只只斜伸的手臂，是对我们

挽留，还是为我们送行？

乘飞机告别是最痛快了！感情还来不及表达，失重的感觉刚一消失，身子觉得平稳了，香港也不见了。机翼下是一团团的白云翳，如气如雾。

空中小姐送来了饭菜，简单且味道不佳，啤酒收费，一元钱一听，同中国民航上对乘客的招待相比差远了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开始接触美国人的作风：一切以钱为轴心，讲求实际。礼貌有助于赚钱就要，妨碍盈利就不要。

五点半钟，在一片辉煌的灯火之中飞机降落在东京成田机场，我们要在这里下机休息一下。日本以经济大国自诩，在世界上的形象如同一个暴发户。但成田机场内的设备和装饰并不讲究，甚至逊于北京机场和香港机场。候机厅里的沙发靠背极矮，象我这样的大个子只能拿它当板凳坐，断不能往后仰靠。坐这样的椅子有个好处，只能昂头挺胸，可以练功，不会驼背。可怜那些疲惫不堪的乘客，将身子东歪西倒，怎样也坐不舒服。

大厅里摆着三台彩色电视机，正播放电影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。我在国内看过这部电影，仍然认真地坐在“³练功椅”上观看。因为我关心这部电影的命运，这个候机厅里哪个国家的人都有，我想观察一下他们的反应。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是中日合拍，

关于它的报导和文章太多了，盛名和效果能否相符？我看过一份美国的材料，中美合拍的连续剧《马可·波罗》在美国放映后反应一般，只有北京的演员英若诚获得了很大成功。许多制片商想留他拍片，他若留在美国一定能轰动，赚大钱。但英若诚拒绝了。有位批评家说，《马可·波罗》所以没有引起轰动，是因为关于它的广告太轰动了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

广告对艺术事业往往帮倒忙，在商业上却不可缺少。艺术和金钱难道真是那么水火不相容？

七时四十五分我们继续登机向东飞行，告别了东京的灯火，飞机钻进了无边的茫茫黑暗之中。机仓里放映电影《星球大战》，看得我头昏脑胀。十点钟，我眼皮发沉，想睡一会儿。闭上眼睛刚刚打盹儿，窗外已是阳光灿烂，这是我经历的最短的一个夜晚。我们连续飞行了十一个多小时，明明觉得是过了一个夜晚，到达洛杉矶却仍然是九月十八日，当地时下午三时三十分。地球和太阳开了我们一个玩笑，人类的科学再发达，想来也难于打乱宇宙的布局。

九月十九日

金钱、艺术和永存

洛杉矶的街道垂直交叉，城市布局呈方块状，象棋盘一样整齐。我们下榻的“假日旅馆”离豪华的好莱坞住宅区不远，环境幽静，树木繁茂，绿草如茵。有土的地方就有花、有草、有树，难得看见一块地皮。因此空中有烟雾，地面上却没有尘土。气候温暖，但身上并不发粘，穿短袖汗衫正适宜。

由于从地球的那一面来到了这一面，阴阳颠倒，黑夜白天混乱，昨天晚上我吞了一枚被叫做“炸弹”的特效安眠药，才维持了四个小时的睡眠。吃过早饭，我的头还有些昏昏沉沉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，治疗时差反应最有效的办法：不是躺在旅馆里休息，越想睡觉就越睡不着；也不是用安眠药轰炸神经；而是用疲劳轰炸肉体，把“节目”安排得又紧又满，越精采越好。负责为我们安排节目的加州大学梅纘月博士，精明练达，能文能武。她接待过众多的政府代表团、体育代表团、演艺团体等等。

了解美国，也了解中国，经验丰富。她灵机一动，决定带领我们去参观亨丁顿公园，还一再鼓励我们说：“你们去了以后决不会感到后悔的，作家不可不看这个亨丁顿公园。”

其实，这位才气纵横的年轻女士只要不照顾我们在旅馆休息，我就不会后悔的。节目一确定，我立刻长了精神，头也不感到发沉了。

梅纆月是哈佛的历史学博士，对历史有惊人的记忆力，讲起过去的事情脸上的表情充满快乐和自信，如同叙述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。她高效率地利用时间，在汽车上除去介绍沿途景物，还抽空讲解了亨丁顿公园的历史。

老亨丁顿以修建横贯美国东西部的大铁路而发财。老伴死后又娶了一位年轻的太太，没有儿女，死后将全部财产传给了侄子。这位侄子和他的后儿媳不仅年岁相当，而且都酷爱艺术，于是两人又结为夫妻，一直白头到老。就是这两个人修建了亨丁顿公园，其实是一座艺术博物馆。在它的藏书楼里，珍藏着许多伟大的哲学家、科学家和作家的成名作的手稿，如：但丁、牛顿、莎士比亚、罗曼·罗兰等人的手迹，还有一些世界名著最早的版本。图书馆里专门收藏着世人很难见到的绝版书和珍本，而且藏书极其丰富，参观者要看什么书都可

以，但那些价值连城的珍本不许借走。现在公园里还有一批学者，仍旧在整理亨丁顿的藏书。楼上几十间小展厅里摆着自文艺复兴以来著名的美术作品，有雕塑，也有绘画，有许多都是伟大画家的真笔。至于珍奇的金器、银器和陶器，点缀在美术作品中间，相映成趣。使整个大楼变成了一座奇妙的艺术之宫，你站在任何一个地方，朝任何一个方向看，都会见到一件艺术品，没有空白的角落。唯一和这浓郁的艺术气氛不相谐调的，就是每个展厅里都站着一位身体高大的保卫人员。

我在惊叹之余，心里又升起许多疑问，问身边的梅博士：

“这里有许多是无价之宝，亨丁顿是怎么搞来的？”

“花重金收买。只要被他知道了哪儿有好东西，是真货，有艺术价值，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它买到手。你注意，每个厅的糊墙布都不一样，都不是现代货。他要买一件艺术品，包括周围陪衬这件艺术品的东西：镜框、托架、装饰，连同糊墙布一块都买走。这个大厅里的糊墙布是花高价从英国的王宫里揭来的，因为这幅画原来就在那间王宫的墙上挂着。”

我插了一句：“一个资本家不用钱生钱、利滚

利的办法去赚更多的钱，却用来收藏和购买这些艺术品，倒也难能可贵。”

梅纛月点点头：“亨丁顿和他妻子都喜欢文学艺术，这是最根本的。而且他们的趣味高雅，艺术修养很深，识货，知道哪是真的，哪是假的。你看完他收藏的这些东西，以及大楼里面的布置、装饰，你就会相信这一点。没有俗气，不觉得他是在附庸风雅。如果以后有时间我还可以领你去看凯蒂博物馆，也是一个大富翁修建的，那就有点沽名钓誉、附庸风雅了，有钱不识货，买不到艺术珍品，搞得不伦不类。从另一方面说，亨丁顿是个聪明人，金钱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而艺术是永存的。正是由于他的名字和这样一座公园连在了一起，才受到了后人的纪念和尊敬。否则，有谁会知道历史上还有个亨丁顿呢？世界上有钱的人很多，要想有名就得学诺贝尔、亨丁顿……。亨丁顿象他叔父一样，无儿无女，把家产变成了一个艺术博物馆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你能说他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聪明人？”

“亨丁顿其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确实办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，集中保护了一大批珍贵的艺术品。否则，近百年来欧洲战争繁多，这些宝贝的命运并不全是乐观的。”

“亨丁顿公园免费向全世界开放，任何人都可以来参观，自由出入，不收门票。因此，美国政府也不征收这个公园的地皮税。”

“这未尝不是又一件聪明的措施。”我很喜欢边参观边和梅缙月交谈，这使我了解得更多，她的许多观点能提高我的参观兴趣。

走出图书馆，梅缙月提醒我们：“大家应该快一点走出这个迷人的艺术之宫，若是这样留连忘返，后边的东西就要看不完了。下面要看的才名副其实是亨丁顿的公园，有世界各地的奇花、异草、怪树和不同风格的独特景致。大公园里又分十几个小公园，有葡萄园、桔子园、玫瑰园、欧洲公园、日本公园、非洲公园等等，大家要跟紧，否则会很容易漏掉一个公园。”

欧洲公园和日本公园没有什么好看的，亨丁顿还是用老办法，到日本去相中了一个公园，花钱买下来，把花草树木、假山木桥和房屋陈设，全部装船，运到他的公园里。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，破坏了自然的谐调的美。

桔子园里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桔子，葡萄园里有各式各样的葡萄，大的如核桃，小的如珍珠，玫瑰园里正盛开着一百多个不同品种的玫瑰花……这一切都没有使我太感到惊奇。

